

T2511/1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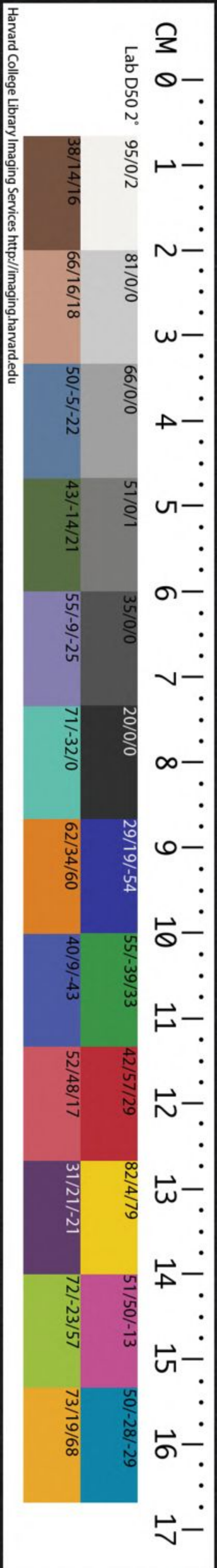
3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RDER

DEC 2 1954

史記百世乃至百世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次也曰○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雖頌各得其所出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而小者及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子居楚子夏居宋子居齊○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子居魯子夏居宋子居齊○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子居魯子夏居宋子居齊○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子居魯子夏居宋子居齊○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子居魯子夏居宋子居齊○索隱曰秦用李者其功者至於腐厲學官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

小訂文庫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李者課功著之於今即今之李令是也

至於廣厲學官

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閔雖作幽厲微而

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

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死七十餘君也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

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索隱曰案子

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鄉相○索隱曰案子

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子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

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別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

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

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

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
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
名謝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
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
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幸其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
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
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
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
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孝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
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

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

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

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

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各音扶九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

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索張華云各勝

紀年云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

者皆皆字生亦先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

隱曰毋音無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糾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

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

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

尊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

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孝講議洽

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

焉謹與太常臧

表書百官

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六

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

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

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

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

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也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澤屬委也二千石

謹察可者當與計偕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

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

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孝若下材及

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

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

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而論下治禮以治掌文

徐廣曰一云次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

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

補郡太守卒史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

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

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真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

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已而郢為楚王

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

上却侯文帝元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

公徐廣曰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

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

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

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至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太傅士忠忠生武及安國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宮弟子行雖不備而

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

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寵之
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大傅徐廣曰哀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復以賢之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
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韓側目而視

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
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
徐廣曰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

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索隱曰賈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
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

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
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歐陽生

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

安國兒寬貧無費用常為弟子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都養

為養案有厮養卒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

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錄以古

法議決疑大獄而愛辛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

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與之及湯為御史大
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
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
從容得父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
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雖
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氏

潛於壁室蘇爾復出古訓復申藏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
宿河圖乃有百篇即知以今文雖古篆隸惟科斗以定五十餘篇
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諸學者多言禮而魯
二十九篇得多少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
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容書作頌亦音

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
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

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案鄭展云二人姓字非也

相生單次善單姓次各也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取丘蕭奮徐廣

也山陽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

受易孔子索隱曰索商姓瞿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

何字子莊索隱曰索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

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索田何傳索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

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

門大夫魯人周霸言人衡胡徐廣曰言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

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

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與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

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會者
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
天子召諸生
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
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更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
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引治春秋不如董
仲舒而引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引為從諛引疾之乃言

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業產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忠一作段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天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漢著公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免安也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

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案法密於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道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未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

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漢書音義曰觚方也

後有隅者高祖及秦之政破觚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斷雕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

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繫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

都審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揚人以郎事孝文帝孝景

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

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

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濟南閻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情者也○索隱曰音並同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

惡餘皆股栗徐廣曰解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

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

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

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

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

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

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都免歸家

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

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富人象案富即偶也謂令騎馳

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索隱曰以漢法景帝曰

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穰人也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

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章

音七刀反○索隱曰數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

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

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

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

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
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歸家稱曰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賞貸買陂田千餘頃
○索隱曰賈音食夜反賈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

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除廣

五年孝文六年因除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事孝文
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

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由法誅滅之所居
郡必夷其墓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

俱為忤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
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賦○索隱曰案均等

曲之均茵輅也謂下之也馮音凭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罪○索隱曰風俗通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卿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

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此罪常釋聞

徐廣曰詔答問也如今制曰聞矣駟案瑣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

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
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蒙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

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
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

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
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

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
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
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
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

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在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乃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詠忠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詆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

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作廣曰及湯為太史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問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大官酒湯亦治他囚道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

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丞相

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國當謝湯無與

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

罪以其丞相患之二長史皆善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

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大中

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

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人為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

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足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

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剛暴彊人也官

相故言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出體於湯湯數行丞

相君今欲劫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

史田信等漢書音義曰田信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

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

先知之盜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

宜有滅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入輩簿責

湯蘇林曰簿音主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

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

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

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

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

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

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

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

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

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

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徐廣曰

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縱有姊姁音呼孟康音謝以醫幸王

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

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呼孟康音謝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

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

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索隱曰案王太

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

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

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

關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索隱曰遷為南陽太守聞

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

遂察寧氏盡破碎其家○索隱曰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徐廣曰孔

南陽吏民重足一跡○索隱曰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

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擗定襄獄中重罪○索隱曰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

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索隱曰勿死罪解脫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

郡中不寒而栗○索隱曰趙高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

毛擊為治徐廣曰擊必張羽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

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

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

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聞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

放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其泉○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

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兼音街至冬楊可方堂告

緝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緝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緝錢買也緝氏有告緝令楊可主之捐緝錢出寺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

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便者索隱曰謂天子聞使杜

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緝沒入其財

事○索隱曰格音齒兼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惟役人而已

而試補縣亭長數歲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

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釋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

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

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

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

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

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

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矣行不過二三

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

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大吠之盜其煩不得失之旁郡國梨

來○索隱曰梨音犁梨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

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

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案法書作徙請召情禍吏服度曰徒伯也

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

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在音仕疑反以刀筆

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

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震天下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

散尹齊木強少文其家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

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

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舉

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

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

廷僭僭不辨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

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萬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徐廣曰

盜賊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

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煮大豪

治大抵盡索隱曰案重案之謂下也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非六年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

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出會稽以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

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

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小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詔徵豪

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

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

悉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

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

亦飛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

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

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

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

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望者

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徐廣曰能禁

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亡復聚黨阻山川

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者

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

法焉徐廣曰詳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臧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

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太府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

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

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

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

得擅挫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

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

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酈令祐殺信文交信時射中上林苑

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焚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索隱曰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

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遷失亡文穎曰遷卒多

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

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又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

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專以人主意指為

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

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

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

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答掠

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誅以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也以上廷

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

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

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

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

及身又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百萬矣

太史公曰自鄧都杜周一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鄧都仇直引

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

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

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

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

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

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

東褚黃安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瓊鸞○索隱曰瓊音瓊鸞音鸞

水衡閭奉朴擊亭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止姦偽斯

熾慘酷爰始乳豸揚威倉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

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

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表反張騫漢中人

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罍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也

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遣使道必更匈奴中

索隱曰更乃募

能使者騫以郎雁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其父

漢書音義曰

出隴西經匈奴索隱曰謂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

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

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

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

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

○索隱曰發導謂發騫令人導引發遣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音道抵至也居音

渠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索隱曰

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既臣大夏而居之○索隱曰

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臣而為之作君也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

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索隱曰小顏以

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

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為疏者也

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索隱曰

元朔三年亡歸漢漢拜騫為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

為入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

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

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

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

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馬汗血其先

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

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

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并采于賓

徐廣曰漢記曰拘彌國去于賓二百里○索隱曰并采國名也音

汗彌音田又音殿漢紀謂拘彌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采也則

拘彌與并采同是也于賓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索隱曰鹽水也大東地記云河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

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出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

葱嶺山干實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葱嶺潛行地下至

國河切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賓在南山下與郭

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

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

長城南接羌胡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索隱曰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

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

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

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大人面皆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溫音漫

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華旁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

蔡黎軒條枝○索隱曰漢書作抄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

有至除枝者自鳥弋以還莫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

如瓊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

眩應劭曰眩相詐惑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

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

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氏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

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徐廣曰身或作蘇又作訖○索隱曰身音訖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

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
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羗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
徑如得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
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
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
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
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丹出徙徐廣曰李奇云徙音斯
蜀郡有徙縣出邛夔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笮漢使見閉於夷
也○索隱曰壹昭云笮縣屬越雋笮音昨案南越破後殺笮雋作笮都為沈黎郡又有定笮縣南方閉僑昆明昆
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
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而蜀賈茲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
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
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

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

○索隱曰案張騫封号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

黃曉望也尋武帝置博望望亦取斯義也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
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
贖為無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
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
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其後天子
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
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各難曉疑為大月氏所
而昆莫生棄於野烏曠肉蜚其上徐廣曰曠兼與衛同語史傳義縱不治道山忿衛之
史記亦作曠字○索隱曰曠兼與衛同語史傳義縱不治道山忿衛之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于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
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
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

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
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
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
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
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
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
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
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
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
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強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
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
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
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
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方餘騎別居而昆莫有方餘騎自

備國衆分為二而其大摠取羈屬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
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真杆采
及諸旁國烏孫發道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
報謝因令窺漢地其大宛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
使既見漢人衆寫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其國曰於是西北國始通於
漢矣然張騫擊空蘇林曰擊空開通也塞開通西域道○索隱曰
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
稱其意以喻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死後匈奴聞漢通
烏孫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余廣曰漢書作及出其南抵大宛
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
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
賜書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
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

以西徐廣曰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

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

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

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

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

嵩犂牦沈黎汶山郡欲地度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

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犂犂

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

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

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

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

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

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

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獲案致重罪以激怒令

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

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

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

輕重服虔曰侯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度漢兵遠不能至

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師小

國耳徐廣曰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

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

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

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

橫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

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為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

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補得車師王於是酒

泉列亭鄣至王門矣韋昭曰王門關在龍勒界○索隱烏孫以千

匹馬聘漢女漢遺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

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

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疋馬

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

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

觀漢廣大以大鳥如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

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願亦以為今及宛西小國驪

潛大益宛東姑師杆采蘇維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

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贊曰漢使采取天子

案古圖書各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

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

漢富厚焉於是大獻抵出奇獸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

林令外國客備觀各倉庫府藏之積其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

眩者之工而獻抵奇獸歲增亦甚盛益與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

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

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

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

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

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

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首

箱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

皆深眼多鬚鬃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

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及漢使至降教鑄作

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

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言曰宛

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

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

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出其

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之食者多漢使數百

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推金馬而去

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

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

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

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政故浩

侯王恢使道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

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

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

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

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

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

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

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浞野公卿及議者皆

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

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

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

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

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

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

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充蓋以水為敗益發戍甲卒

十八萬酒泉張掖北至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

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精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
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
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
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
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
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前靡死大恐走入中城
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
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
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
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
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
居侯漢罷而來救宛破漢

頭已至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侯漢罷而來救宛破漢

頭已至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侯漢罷而來救宛破漢
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
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之○味蔡百者名味蔡以為宛王
大宛謂時音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
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
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
申生軍曰少晨用三千人攻殺初甲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
康居康居闔漢已破宛乃出郁成土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
將軍如漢三時多別將致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
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郡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
成王齎頭弟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

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
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
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
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
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
萬里而伐宛不録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
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
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
千石以下千餘人舊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舊行者雖有有功勞今行賞計其皆細其勞
徐黃曰奮行者及之行者雖有有功勞今行賞計其皆細其勞
行故功勞不足重所賞也徐黃曰奮行者及之行者雖有有功勞今行賞計其皆細其勞
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也徐黃曰奮行者及之行者雖有有功勞今行賞計其皆細其勞
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
善使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
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頭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

死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敷煌置徐黃曰西置鹽水往往有亭而

酒泉都尉徐黃曰一云置都尉又云數皇西置鹽水往往有亭而
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草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

河源照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徐黃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

於積石積石在金成河關不言出也崑崙也徐黃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
於河也徐黃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
謂焉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於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
自崑崙耳然其實出於崑崙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表河行然矣則
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賓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
及禹貢各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
物余不敢言之也徐黃曰案漢書作所有故或如淳云放蕩迂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傳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脩枝西
入天馬內向葱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史記一百二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

按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

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索隱曰行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

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飽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

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

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阨音厄而不矜其

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

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

津○徐廣曰夷吾柎柎百里飯牛仲尼畏匡采色陳蔡此皆學士所

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當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

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

肥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索隱曰

不以其故賤王跖躋暴矣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索隱曰

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李守義之

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

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

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索隱曰代郡亦有延陵縣

因王者○索隱曰籍於有土鄉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

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

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

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

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索隱曰

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

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

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

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

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求食不重味

乘不過餉牛○徐廣曰音雖馴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當輓專趨人之急甚

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

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

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相竟亦不報朱家之恩○索隱曰

自閔

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

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相竟亦不報朱家之恩○索隱曰

自閔

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

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
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
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
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博之戲也多少少年之戲
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
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閭氏索隱曰閭音
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
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索隱曰陝疑
川有知縣南越傳曰知壯士韓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
氏豪俠非一故言路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卿陝
音如用反知音知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洪書云河內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
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
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
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

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言
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
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
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飲使之爵徐廣曰音子非其任彊
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
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
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
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
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
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
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至踐更時脫之每踐更數過吏弗
求如得曰更有一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
出錢贖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
更也後從尉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救音朔數頗
也謂贖免之也快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

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

數○索隱曰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

謂屈曲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

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

五言言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

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

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裁亡命者故喜

故多持車來欲為又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

解迎亡者而歲之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徒上曰布衣

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

人揚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兄子漸揚掾頭由比楊氏與郭氏為

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

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

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索隱曰屬馮翊身至臨晉臨晉

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

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

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待使者坐客齊郭解生

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

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

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

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

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

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馮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

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雖為俠

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

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姓

趙名也羽南陽趙調之徒此盜
字公子也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
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
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頰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
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離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

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

○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猛暴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

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閔說○索隱曰閔音也謂公卿因之而用

其詞說劉氏云有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鶩貝帶漢書音義曰

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鷄鶩鶩鳥也往南子云趙

王服具鷄鶩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鷄鶩

鳥也飛光傳脂粉○索隱曰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陸孝

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官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

也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

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以濯船為黃頭

郎徐廣曰著黃帽也船索漢書音義曰善濯船中也一說能持

○索隱曰濯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尾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

音悼○索隱曰反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
顧見其衣袈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帶後穿覺而之漸臺○索

齊音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

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

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

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

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

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

嗜吮之○索隱曰嗜音仕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

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嗜癰嗜癰而色難之

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嗜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

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

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索隱曰謂長公主別與一簪不

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竟不得名一

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

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通周仁寵最

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今天子中寵臣

士人則韓王孫媽○索隱曰音偃宦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今上為膠東王時媽與上學

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

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

嘗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

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

天子從從者伏謁道傍媽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

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還爵封太后由此嫌媽○徐

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

使幸○索隱曰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

事徇中徐廣曰主備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

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

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

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時

如韓嫣也徐廣曰等也蜀都賦曰卓卓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

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

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其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

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替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傳粉承恩黃頭賜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

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語也轉注云將

不巳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西賦云鴟夷

也滑稽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史記一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苦寇反贅壻婿也夫長不

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

喜隱謂好隱語也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

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

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

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

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其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元世家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

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

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

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

者○索隱曰案謂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甌

隱曰案甌窶備杯也窶音如婁古汙邪滿車地田也○索隱曰

有新可滿車中五穀著熟穰穰蒲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

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

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

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

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

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恭鞫徐廣曰鞫

哀於也鞫鞫桿也音滿鞫曲也鞫音其紀反又與鞫侍酒於前侍

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

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

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控于無罰目眙不

禁徐廣曰眙吐醜反自視貌○索隱曰眙音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兒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

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

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羅襦襟解微聞

簾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

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長

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

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

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
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
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棟楓椽章
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
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滿韓魏三國索隱曰廟
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
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壘
竈為椁索隱曰皇覽亦說此銅歷為棺索隱曰歷齋以薑棗
於其腹中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
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於是王乃使以馬
屬大官無令天下父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
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
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
為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

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敖冠抵掌談話戰國策曰蘇
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
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
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
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
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
祀而為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
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
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
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
丘徐廣曰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
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

雨匹植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植者皆曰
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
旃臨檻大呼曰陛植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
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植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園
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冠從東方
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
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湯
湯竊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漆室於是二世笑之
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
以封優旃臨檻大呼陛植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
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
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

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

侯母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常養帝帝壯特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

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脯殮

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

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

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女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

中當道擊頰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

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

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

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

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徒

乳母罰謫諸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叙

豈直滑稽之此哉而桓亦以魯內為是又非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

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
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
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
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
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練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
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
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
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
使朔行殿中即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
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
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同馬駝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
身何必深山之中高廬之下金馬門者宮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
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
朔設詞對之即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東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
大谷答誰是也

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
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
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行抑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
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
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
上德流天下諸侯實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
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
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
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齒雖有聖人
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
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

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
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
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
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
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
櫺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櫺音歷重櫺櫺楹之下有重櫺也其狀似麋以聞武
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
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
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
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
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
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借悌
君子無信謔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

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烏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徐廣曰衛音青也曰子夫之弟也

封為長平侯從

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

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

拜謁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音青也說青而拜為東海郡尉

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

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

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

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

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

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

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

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

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

徐廣曰音瓜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此祖道於

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

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

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

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

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

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

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楚云魏文侯使出邑門道飛其

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

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紋頸而死恐人之議

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

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

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

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請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

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

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

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力郎曰

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力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

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

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

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

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

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

曰於戲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

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

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媵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娶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共三千人其巫老女子

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又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頃吏頃吏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能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

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
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
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
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
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材能誰最賢哉辯
治者當能別之文華帝問群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
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君而不敢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
欺任德感義與夫尊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
尊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
劣之辨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錘之竟也且前志稱仁者
安仁者利仁者畏罪者強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
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苦化使
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
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功不得不得不相懸絕也
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而以
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趣○索隱曰
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諸先生因記西門豹而
稱之以成說也潘更傳記子產相斷仁而曰則故人不能欺之子
賤為政清靜無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斯故不忍欺之豹

以威化鄉俗故人不敬欺之其
德優劣鍾華之評寔為允當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哨如韋敏捷之亦學木夫詞淳于索
絕趙國與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

墨子不聽遂北至澗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此
以比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索隱案名卜筮日者以墨所以
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史記一百二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
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

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

下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
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

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

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

易易用大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

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

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

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
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
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纓也獵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
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
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鳥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
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
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
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誇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
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
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
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
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

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
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
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
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貴熾趨而言索隱曰熾音熾相
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以求尊譽以受
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
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
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
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
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
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吏貊不服
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
孰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
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

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兮窮棄於廣野蒿蕭成林
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
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某徐廣曰式音拭○
也旋轉也卦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然後言
地之辰故云旋式某者筮之狀正某蓋謂下以作卦也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
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
則式不收也卜吉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
而後有故云有之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索隱曰倣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
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
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
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
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有
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
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
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
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以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
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
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
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庶人乎慮事定計必
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憲
事定計飭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
言誇嚴徐廣曰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
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
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
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
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與公之等偶偶
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曰

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禁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搦衣而起再拜而

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

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

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索隱曰

所期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正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

糈音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

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

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魯氏之

義○索隱曰魯氏一作莊未有以異也夕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

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

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李主余

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

步坐起自動誓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辭婦

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

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

李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

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

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

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

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

名榮陽諸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出絕人

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

教子孫當觀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

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

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

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蓍辰家曰大吉歷家曰小凶天人

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之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四紀後人斯繼李主獨羨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家曰小人... 家曰人... 五行者也

法書曰... 後人... 德... 德...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九

〇

